

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机制分析

——以湖南省为例

王美霞^{1, 2} 周国华^{1, 3} 王永明⁴¹

(1. 湖南师范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人文与艺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3. 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湖南 长沙 410081;

4.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评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探究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 能为开发区协调发展与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以中部省区湖南省为例,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法对 2001~2016 年 110 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 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 揭示了这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总体上看, 湖南省开发区建设提升了县级区域 GDP 和人均 GDP 水平, 主要源于乘数效应机制与集聚机制。更为重要地, 湖南省开发区建设对县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 即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 因而开发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关键词】: 区域经济 开发区 面板数据 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 F12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227(2020)03-0580-08

开发区政策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实行的一项重要空间瞄准政策。开发区建设成为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科技创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途径, 在国家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受限于转型期各种因素的束缚, 开发区建设也出现一些问题, 如产业集聚效应不高、重复建设明显、创新力不强等, 这些都制约着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其政策效果, 减弱了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在这种背景下,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文件指出开发区已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但也要求开发区必须发挥改革开放排头兵作用, 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力。开发区的经济效应也成为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对于一个省级区域而言, 开发区建设是否推动了省内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 进一步, 如果开发区建设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那么对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区域, 开发区的经济推动效应是否一致? 准确评估省域开发区设立与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对一个省乃至整个国家

作者简介: 王美霞(1984-), 女,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领域为开发区与产业集群. E-mail:2008wangmx@163.com; 周国华 E-mail:uuy828@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61029;41761023);2015 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5B132);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YBA26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2C0318)。

制定和优化开发区政策均具有重要意义。

开发区政策作为很多国家普遍采用的空间政策,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评估已成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国外学者在开发区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既发现有正面促进效应的证据,也发现有无明显效应的证据。Jensen 等^[1]发现波兰开发区建设对核心城市之外的市镇就业有显著的正效应;Shearmu 等^[2]发现加拿大科学园区能够推动城市的集聚,促进城市发展。但是,Frick 等^[3]发现新兴国家开发区的整体经济活力并没有超过全国的平均经济活力水平,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表现也不佳,因而否认了“开发区作为国家增长的‘灵丹妙药’”的观点。Nel 等^[4]研究发现南非的工业开发区计划未能产生预期效果。Billings^[5]研究发现产业园区的财政激励措施对科罗拉多州新设厂区没有影响。此外,因经济发展条件不佳和开发区体制框架不完善,开发区与当地经济整合不够,一些亚洲经济体和非洲国家的开发区政策效应也有限^[6,7]。国内学者对开发区的区域经济效应开展了一些研究,基本上发现的是正面效应的证据。Wang^[8]评估了中国开发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发现开发区建设显著增加了外部直接投资,提升了工资水平。Huang 等^[9]发现上海开发区建设对土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刘瑞明等^[10]的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市区域经济增长,并呈现“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晁恒等^[11]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对区域的 GDP 和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力行等^[12]发现设立经济开发区后,开发区所设置的目标行业的各项经济指标有显著提升。刘重力等^[13]实证揭示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开发区外的母城经济发展有贡献。况伟大^[14]研究发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作用。唐承丽等^[15]研究发现长株潭开发区能够促进产业集聚与创新效率的提高。郑智等^[16]发现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母城地方经济有正向显著的增速效应和溢出效应。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已经在全球、国家、区域等尺度上对开发区的经济效应开展了较多的经验研究,获得了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启示,为评估开发区对不同尺度区域经济发展效应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一方面越来越关注开发区对更小尺度水平区域的经济效应评估,另一方面也关注对国家内部的特定省、市开发区经济效应的评估。然而,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还存在以下研究不足:很少评估开发区对县级水平区域的经济效应,也很少探讨这种效应对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国内研究成果基本上评估的是国家级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未将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统一纳入进行评估。

本文以我国中部省区湖南省为案例省,利用湖南省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全样本数据,评估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揭示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及其内在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研究不足。此外,本研究对开发区的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空间异质性的分析,能够丰富该领域研究的深度,更好地服务于开发区政策实践。

1 研究区概况

湖南省位于我国中南部、长江中游,总面积为 21.18 万 km²,东、南、西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境内山地、丘陵广布,占全省总面积约 66.6%,拥有洞庭湖、湘江等湖泊水系,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光热充足,雨量充沛,红壤和黄壤占一半以上。2013 年 11 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期间对湖南提出了“一带一部”的崭新定位:“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2001 年,湖南省国内生产总值为 3983 亿元,三次产业构成为 20.7:39.4:39.9,城市化水平为 30.8%。到 2016 年,湖南省国内生产总值达 31244.7 亿元,是 2001 年的约 7.8 倍,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11.5:42.2:46.3,城市化率 52.75%。湖南省产业园区始建于 1988 年,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是成立于 1991 年的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过将近 30 多年的发展,现已形成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组成的开发区体系。经统计,2001 年共有 43 个县级区域设立有省级开发区,3 个区域设有国家级开发区;2010 年设立省级开发区的有 81 个县级区域,设有国家级开发区的有 7 个;2016 年设立省级开发区的有 101 个,设立国家级开发区的有 19 个。2016 年,开发区已开发面积 977km²,平均为 8km²,从业人数达到 304 万人。从开发区空间分布的态势来看(图 1),2001~2016 年设有开发区的县级区域持续增加,到 2016 年绝大部分县级区域均设有开发区。2001 年,国家级开发区只分布在长沙和株洲两市,2010 年也分布于湘潭、岳阳和常德三市,2016 年郴州、衡阳和娄底三市也有分布,呈现出圈层扩散的模式,而省级开发区建设呈现出扩展

扩散模式。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评估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包括县、区、县级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在检验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单差法”的局限^[10,11]。单差法只简单比较区域在设立开发区前后的经济发展差异,但是区域经济发展除了受“开发区设立”这一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其它因素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检验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以下固定效应计量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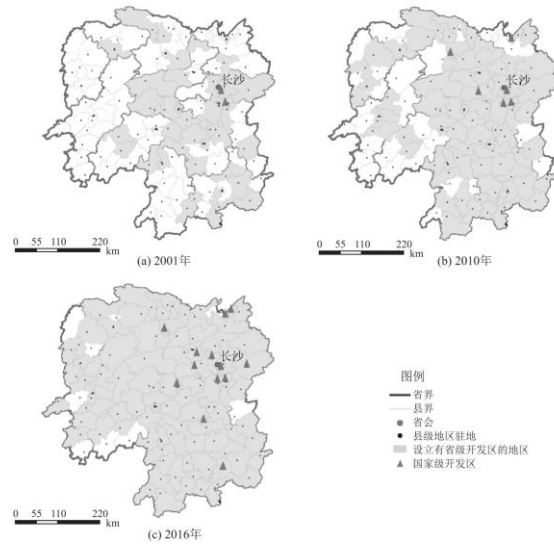


图1 湖南开发区分布(2001~2016)

$$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evezone}_{it} + \alpha X_{it} + u_i + e_{it} \quad (1)$$

式中: Y_{it} 是被解释变量,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区域和第*t*年。 devezone_{it} 代表开发区设立变量。 X_{it}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包括城镇化水平、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作用等。 u_i 代表区域的个体固定效应。对于方程(1), β_1 是本文关心的重点,它度量了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如果开发区确实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那么 β_1 将预期统计检验上显著为正。为了消除不可观测的区域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学者们采用了多种指标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但考虑到湖南省县级区域经济数据来源的限制,并参照文献中的一般做法,本文将实际GDP的对数值($\ln \text{gdp}$)和实际人均GDP的对数值($\ln \text{per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实现长时段数据的可比性,本文以2001年为基期,计算了各区域实际GDP和实际人均GDP。GDP的原始数据来自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由于《湖南统计年鉴》中GDP总量指标是按当年价格计算,而GDP增长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本文利用2001年的GDP为基年,利用区域各年实际GDP增长率计算得出历年可比的实际GDP。实际人均GDP数据的获得是利用实

实际 GDP 除以区域常住人口数得到的。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开发区设立 (devezone)。因有关湖南开发区具体经济指标的数据难以获取, 现有文献通常设置虚拟变量来进行计量分析, 表示一个区域是否建有开发区^[10,11]。本文同样利用这种方法, 建立了开发区设立的虚拟变量 (devezone)。本文研究时段为 2001~2016 年, 根据《湖南省开发区年鉴》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中的开发区名单, 对虚拟变量 (devezone) 进行赋值。如果某县在某年开始设立或已经设立了开发区, 则将虚拟变量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对于控制变量的选择, 考虑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第二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来度量区域的城镇化水平 (urban)、第二产业发展水平 (secind)、第三产业发展水平 (terind)。资本投入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11], 本文利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 (invest) 来度量区域的物质性投资水平。参考晁恒等人成果^[11], 利用常住人口规模 (lnpopu) 来近似度量一个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中国,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本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政府支出比重 (gov) 来反映政府作用大小。各控制变量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湖南统计年鉴》和各区域的统计公报。表 1 给出了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单位)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lngdp	实际 GDP 的对数值(万元)	13.121	1.050
	lnpergdp	实际人均 GDP 的对数值(元)	2.214	0.083
核心解释变量	devezone	开发区虚拟变量	0.656	0.475
控制变量	urban	城镇化水平 (%)×100	40.090	20.921
	lnpopu	常住人口的对数值(万人)	3.935	0.631
	secind	第二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100	38.807	13.704
	terind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比重 (%)×100	38.408	10.661
	ln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值(万元)	12.245	1.776
	gov	政府支出占 GDP 比重 (%)×100	14.905	10.138

本文所用数据为各变量 2001~2016 年的面板数据。在县级区域(包括区、县级市、县、自治县)数量上, 截至 2016 年, 湖南省下辖 17 个县级市, 63 个县, 7 个自治县, 35 个市辖区。因长沙、株洲、湘潭和衡阳 4 市的市辖区 GDP 数据在本文研究时段中在统计年鉴被合并核算为市区 GDP, 这样最后本研究的县级区域单元共 110 个, 总样本数量为 1760(110×16) 个。

3 结果分析

3.1 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的整体评估与机制分析

本文首先进行了包含湖南所有县级区域的模型估计, 然后又进一步估计了研究时段内只设有省级开发区的县级区域样本的

模型。因本文研究时段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少且主要集中在 2009 年之后获批, 未能进行国家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的模型估计。表 2 列出了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 2 可以看出, 无论是全部区域的模型估计还是只包含省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的模型估计, 当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实际 GDP 对数值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 对数值时, 本文所关注的解释变量——开发区虚拟变量(devezone)的回归系数均统计上显著且为正值。这就表明, 从整个湖南省来看, 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开发区建设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此外, 表 2 中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除了人口规模变量(lnpopu)与人均 GDP 变量两者之间有负向关系, 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除了开发区的影响外, 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政府作用会对区域实际 GDP 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 具有正向的影响, 区域人口规模只会对区域实际 GDP 有正向作用。

开发区建设之所以会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主要源于两个机制: 乘数效应机制和集聚机制。开发区内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或出口, 出口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机制之一就是乘数效应来增加区域收入, 并且提高基础部门的就业人数^[17]。乘数效应包括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诱导效应”。为了吸引企业进入, 开发区前期会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 当企业进入之后, 企业也会进行本企业固定设施的建设。这些建设一方面通过直接效应直接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效应与区域内其它经济部门发生经济联系, 这样就给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此外, 开发区内就业人员通过参与生产过程获得工资性收入, 这些收入再用来购买区域各经济部门生产的产品, 从而带动区域各经济部门的发展, 以此产生诱导效应。在集聚机制方面, 开发区作为一个空间限定的区域, 当集聚了大量的企业之后, 这些企业会通过共享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更容易地获得中间投入品和外部知识而获得集聚经济, 并通过示范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的创新水平,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表 2 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区域		省级开发区所在区域样本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devezone	0.038*** (2.89)	0.004*** (3.12)	0.058*** (4.82)	0.058*** (4.85)
urban	0.005*** (7.08)	0.001*** (6.65)	0.006*** (7.71)	0.006*** (8.19)
lnpopu	0.731*** (15.07)	-0.037*** (-7.48)	0.139** (2.53)	-0.874*** (-16.03)
secind	0.019*** (16.83)	0.002*** (19.49)	0.014*** (13.46)	0.014*** (13.42)
terind	0.013*** (10.74)	0.002*** (13.41)	0.015*** (13.04)	0.014*** (12.69)
lninvest	0.226*** (43.75)	0.023*** (44.5)	0.226*** (43.69)	0.224*** (43.62)
gov	0.004*** (3.87)	0.001*** (7.90)	0.003*** (3.69)	0.003*** (3.89)
cons	5.967*** (29.73)	1.890*** (92.57)	8.279*** (8.279)	8.360*** (38.11)
N	1760	1760	1520	1520
R ²	0.927	0.936	0.940	0.943

3.2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的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及其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能会导致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即初始条件越好的区域从开发区建设政策中所获得的收益将会小于那些初始条件较差的区域所获得的收益^[10]。

为验证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不同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差异,遵循现有的行政区划方法及其经济社会意涵,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将湖南省县级区域分为区、县级市和县三类区域。综合来看,这三类县级区域的综合发展水平逐级降低。然后再构建了如下方程:

$$Y_{it} = \beta_0 + \beta_1 \text{devezone}_{it} * \text{level}_{it} + \alpha X_{it} + u_i + e_{it} \quad (2)$$

上式中的 level_{it} 是县级区域的分类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分别代表区(qu)、县级市(xianshi)和县(xian)。它们与开发区虚拟变量(devezone)的交互项系数 β_1 度量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县级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具体来看,当这些交互项分别指代 $\text{devezone} * \text{qu}$ 、 $\text{devezone} * \text{xianshi}$ 、 $\text{devezone} * \text{xian}$ 时, β_1 反映的分别是区、县级市、县设立开发区对区域实际 GDP 和区域实际人均 GDP 的影响。 X_{it} 是控制变量的集合,与方程(1)控制变量相同,包括 urban、lnpopu、secind、terind、lninvset、gov 这些变量,控制变量的定义与方程(1)中相同。

表 3 列出了对方程(2)进行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观察表 3 中解释变量回归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值与显著性不同。具体来看,区的交互项($\text{devezone} * \text{qu}$)和县级市的交互项($\text{devezone} * \text{xianshi}$)对区域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并且前者的系数值大于后者的系数值。这就表明区和县级市的开发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前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要强于后者。最后,县的交互项($\text{devezone} * \text{xian}$)对实际 GDP 和实际人均 GDP 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县的开发区设立与区域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对于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除了人口规模变量(lnpopu)对实际人均 GDP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其它变量的区域系数值均统计显著且为正,这一结果与方程(1)估计的结果类似

综合上面的估计结果可知,区、县级市、县的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呈逐级递减态势。也就是说,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这一发现与刘瑞明等^[10]的研究结果不同,他们得出在全国尺度下国家高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效应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究其原因,区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区域,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基础设施水平、交通条件、产业多样性和市场化程度比县级市和县高。区的开发区设立能够实现开发区自身及其所在区的生产要素的空间集中,提高产业集聚化水平和空间溢出效应,实现集聚经济。湖南省地处我国东西部过渡地带,具备良好的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的潜力。位于区的开发区相对于位于县级市和县的开发区更能吸引到产业转移,尤其是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的产业,这些产业能有效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湖南省大部分县级市和县并不具备实现集聚经济和吸引高质量转移产业的基础,这样即使在政策上设立了开发区,也难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一发现也与国外部分学者的相关研究发现相一致,开发区的功能效应发挥部分取决于既有的区域经济条件^[18]。例如,Spencer 等^[19]发现当产业位于一个有大量相关产业的城市区域时,这些产业会促进更高的收入和更高的就业增长率。Rodríguez-Pose 等^[20]发现区域集群的存在驱动着区域增长,然而它只有在具有良好社会环境的区域中才能起作用。这一发现也可以用路径依赖原理解释^[21]。区在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方面比县级市和县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区设立开发区后,它的先发优势得到强化并通过报酬递增机制得以巩固,形成了长期的集聚过程,进一步强化区的产业区位优势,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此外,“边际效应递增”特征的出现,可能部分也因为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其开发区等级也比较高的原因造成,进而更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综上,区的开发区设立相对于县级市和县更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就意味着,省域内开发区的设立虽然在总体上会推动县级区域与整个湖南省的经济发展,但也会拉大县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表 3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异质性估计

被解释变量	区		县级市		县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lngdp	lnpergdp
Devezone * qu	0.120*** (5.73)	0.012*** (5.53)				
Devezone * xianshi			0.097*** (3.05)	0.010*** (3.03)		
devezone*xian					-0.006 (-0.41)	0.000 (-0.05)
urban	0.006*** (7.32)	0.001*** (6.88)	0.005*** (6.91)	0.001*** (6.49)	0.005*** (7.11)	0.001*** (6.67)
lnpopu	0.724*** (15.00)	-0.038*** (-7.68)	0.742*** (15.24)	-0.036*** (-7.25)	0.732*** (15.02)	-0.037 (-7.45)
secind	0.019*** (17.51)	0.002*** (20.21)	0.019*** (17.45)	0.002*** (20.14)	0.019*** (17.11)	0.002*** (19.71)
terind	0.014*** (11.44)	0.002*** (14.16)	0.014*** (11.41)	0.002*** (14.11)	0.014*** (11.09)	0.002*** (13.70)
lninvest	0.221*** (42.35)	0.023*** (43.12)	0.225*** (43.54)	0.023*** (44.30)	0.228*** (44.37)	0.024*** (45.14)
gov	0.005*** (5.07)	0.001*** (9.13)	0.004*** (4.58)	0.001*** (8.66)	0.004*** (4.27)	0.001*** (8.15)
cons	5.975*** (30.07)	1.891*** (93.3)	5.881*** (29.37)	1.882*** (92.19)	5.915*** (29.49)	1.885*** (92.20)
N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1760
R ²	0.928	0.937	0.927	0.936	0.927	0.936

4 结论与讨论

开发区是推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利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估计法,评估了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空间异质性与机制,初步得到以下研究结论:

(1)整体来看,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正面的经济效应,即开发区设立整体上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这种效应主要源于两种机制:乘数效应机制和集聚机制。湖南开发区建设具有政策上的适当性。

(2)湖南开发区设立对县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规律,即更高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也更强。湖南省开发区设立对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效应大小会受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影响。

就当前湖南及其开发区发展现状来看,湖南省域经济近年来在稳步增长,但部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依然缓慢,经济效率和产业生态效率整体不高,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任务仍然较重。截止2018年10月,湖南省仍有19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县是湖南省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2020贫困县全部摘帽的最大障碍区。开发区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是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的有效手段。本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开发区建设能促进湖南区域经济发展,然而更高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效应也更强。因此,未来湖南省一是需要在政策上重视开发区的设立、建设与发展;二是积极促进各市辖区内的开发区的突破性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这些开发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就需要推动这些开发区的转型升级,提升它们的集聚经济效益和空间溢出效应,优化开发区的功能分工,推动湖南省开发区的整体提质升级;三是适度规范和调整经济发

展水平低的县级区域的开发区设立,然而这些区域往往又是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或贫困县域,因此这些区域的已有开发区应大力结合地方特色资源来发展,加强与省内外发展较好的开发区的合作,争取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 [1]JENSEN C.The employment impact of Poland' 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policy [J].Regional Studies,2018,52(7):877-889.
- [2]SHEARMUR R,DOLOREUX D.Science parks:Actors or reactors?Canadian science parks in their urban context [J].Environment & Planning A,2000,32(6):1065-1082.
- [3]FRICK S,RODRÍGUEZ-POSE A,WONG M.Toward economically dynamic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emerging countries [J].Economic Geography,2019,95(1):30-64.
- [4]NEL E,ROGERSON C.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outh Africa:Reflections from international debates [J].Urban Forum,2013,24(2):205-217.
- [5]BILLINGS S.Do enterprise zones work?An analysis at the borders [J].Public Finance Review,2009,37:68-93.
- [6]FAROLE T.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Africa:Comparing performance and learning from global experience [R].World Bank,Washington,DC,2011.
- [7]ASIAN DEVELOPMENT BANK.How ca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atalyze economic development?[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2015.
- [8]WANG J.The economic impac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ities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3(101):133-147.
- [9]HUANG Z J,HE C F,ZHU S J.Do China' s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s improve land use efficiency?The effects of selection,factor accumulation and agglomeration [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2017(162):145-156.
- [10]刘瑞明,赵仁杰.国家高新区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验证[J].管理世界,2015(8):30-38.
- [11]晁恒,满燕云,王砾,等.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经济地理,2018,38(6):19-27.
- [12]李力行,申广军.经济开发区、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学(季刊),2015(3):885-910.
- [13]刘重力,刘安军,邵敏.开发区对区外母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0(3):20-34.
- [14]况伟大.开发区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J].财贸经济,2009(10):71-76.
- [15]唐承丽,吴艳,周国华.城市群、产业集群与开发区互动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地理研究,2018,37(2):292-306.

-
- [16]郑智,叶尔肯·吾扎提,梁宜,等. 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对中国经济格局的影响[J]. 经济地理, 2019, 39(6):26-35.
- [17]罗伯塔·卡佩罗著,赵文等译. 区域经济学[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4:138.
- [18]GOSS E, PHILLIPS J. The impact of tax incentives: Do initial economic conditions matter?[J] Growth and Change, 2011, 32:236-250.
- [19]SPENCER G, VINODRAI T, GERTLER M, et al. Do clusters make a difference? defining and assessing their economic performance [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6):697-715.
- [20]RODRÍGUEZ-POSE A, COMPTOUR F. Do clusters generate greater innovation and growth?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regions [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2012, 64(2):211-231.
- [21]MARTIN R, SUNLEY, P. Path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 6(4):395-437.